畫墁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畫墁錄
作者：張舜民　北宋

〔宋〕張舜民撰。舜民，字芸叟，自號浮休居士，又號矴齋，邠州人。中進士第，為襄樂令。累官龍圖閣待制、知定州，坐元祐黨籍，謫商州，復集賢殿修撰，卒。事跡具《宋史》本傳。舜民工詩文，所著名《畫墁集》，世久無傳，今已從《永樂大典》裒輯成編，別著於錄，又有《郴行錄》，為其貶郴州時所紀，亦僅存《永樂大典》中，均已採附集末。是書乃所作筆記，亦以「畫墁」為名。中多載宋時雜事，於《新唐書》、《五代史》屢致不滿之詞，蓋其意氣凌轢一世，有不屑隨聲附和者。至徐禧於永樂死事，朝廷贈恤之典，見於史冊甚詳。而舜民乃云徐禧不知所歸，人無道者，或曰有人見之夏國，疑亦有之，是直以禧為屈節偷生，與史不合。舜民嘗從高遵裕西征，喜談兵事，殆必因惡禧之失策，而故醜其詞，然殊不免於誣妄。其他載錄，亦頗涉瑣碎，而一時典故，藉以考見者甚多，固小説家之未可盡廢者也。

吳岳碑，自首至座七段，明皇八分書，爲黃巢所焚，摧剝僅可辨當時日書三字：「發三驛」，刻工亦然。徐常侍謫三山，過廟下，徘徊旬日，察碑之興功不可得，一田父進曰：「當時積土而立。」唯而去。

相國寺燒朱院，舊日有僧惠明，善庖炙，豬肉尤佳，一頓五觔。楊大年與之徃還，多率同舍具飧。一日大年曰：「爾為僧，遠近皆呼燒豬院，安乎？」惠明曰：「奈何？」大年曰：「不若呼燒朱院也。」都人亦自此改呼。

予嘗登大伾，倉窖仍存，各容數十萬，遍冒一山之上。李密坐據敖倉，便謂得計，亦井蛙耳！

郭祖微時，與馮暉同里閈，相善也。椎埋無賴，靡所不至，既而各竄赤籍。一日有道士見之，問其能。曰：「吾業彫刺。」二人因令刺之 —— 郭於項右作雀，左作穀粟；馮

以臍作瓮，中作鴈數隻。戒曰：「爾曹各於項、臍自愛，爾之雀銜穀，爾之鴈出甕，乃亨顯之時也。」寒食，馮之婦得麻鞋數雙，密藏之，將以作節，馮搜得之，蒲博，醉歸，臥門外，其婦勃然曰：「節到也！如何辦得？」馮徐捫腹曰：「休說辦不辦，且看瓮裏飛出鴈！」郭祖秉旄之後，雀穀稍近，登位之後，雀遂銜穀。馮秉旄，鴈自甕中累累而出。世號郭威為郭雀兒。

馮繼業之父 —— 朔方節度使、衛王[1]

劉伯壽，少年不羈，其父曄[2]尹京，每旦父趨郡，隨馬而出，薄遊[3]，偵伺父還先入，其自課書史，從容無闕。一日早至白礬樓下，天未明，獨坐茶坊中。有一老人繼入就坐，因相問勞共茶。老人曰：「少年能飲酒乎？」伯壽曰：「性不能飲酒。」老人曰：「少年不能飲，老夫自飲。可同登此樓乎？」伯壽欣然從之。既上，閒無一人，老人一舉已斗餘矣。熟視伯壽曰：「少年神清氣，足可以致神僊。然肩骨低一指，猶位躋三品至耄年，文武雙全，子孫蕃衍。」乃授以丹術。元豐二年冬，予自蒲中之京師，訪伯壽於嵩陽，是時年七十又四矣。同登峻極，行步如飛，予與登封令龐元常、杜子春明經，奔喘不及，伯壽顧而笑曰：「三年少乃爾耶？」袒露髀股示人，皆無肉皮裹骨，毛長數寸，扣之有聲，光彩爛然。足未歇，歌所爲大曲，略數千言。響振山谷，累夕對榻，竟旦不眠。至元祐初方卒，無疾也。

國初，侯涉，木強人也，主銓事。雷德驤詣部求官，擬寧州司理參軍。曰：「官人未三十，不可典獄。」以筆勾退。

均房之人，取山中枯木作膠，傅破布單，施虎徑中，木葉蔽之。虎踐履，著足不脫則恐微，若奮厲，便能固半身。虎怒，頓剉不能去，就擒，既刲剝，腸皆斷。虎身臭，蚊蚋或集耳鼻中，雖盡力，無能去之，以至頓撲而死。開腹腸亦斷。俗云蚊子咬殺大蟲。《本草》著：「八月後，蝘與虎鬬而虎敗，蝟入虎耳，以此而死。」非力不贍，知有所窮也。

臨潼縣驛前，有俚婦三子，皆售諸過客，二爲正使，一爲郎官。正使者：一田、一劉；郎官者，縣人田升卿也。田登第，嫡父自陳，升卿大怒，聞公決杖。元祐中，升卿坐市易錢不明，配流廣南，人謂無親之報也。

鳳翔婦與黃冠通姦，即姅，不能決，在禁中四年，至英廟登極，赦到宣境，而婦生子，

髮被面，齒滿口。余未之信，至岐下，取案文閱之不謬。

許下西湖，一州之冠，始沮洳未廣，自宋公序開拓，遂瀰漫，菰蒲魚稻，采取不貲，於是以詩，落成，人多稱美。西南水心有觀音堂，昔乃四門亭子，常有大蛇居之，民不敢近，其後改置此像，蛇不復出。像乃慈聖光獻法容云。[4]

寧州之南二十里，棗社鎮，以狄梁公兩爲寧州刺史，民立祠植棗，取兩束之義。今其民社前一日祭，謬為早云。

《本草》著糯米為稻米，累朝釋畧，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為酒。正如《白氏六帖》，録禽遺大鵬也。

北虜待南人禮數皆約，毫末工伎皆自幽涿遣發之帳前，人以為勞。樂列三百餘人，節奏訛舛，舞者更無囘旋，止於頓挫，伸縮手足而已。角抵以倒地為勝，不倒為負，兩人相持終日，欲倒不可得，又物如小額，通蔽其乳，脫若褫露之，則兩手覆面而走，深以為恥也。待客則先湯後茶，揖則禮恭。今人唱喏，乃喏也，非揖也，北人得之。

永洛之役，一日喪馬七千匹。城下沙燼中，大小團茶可拾也，乃是將以買人頭者。有人能道，夜二更，城既陷，李舜舉以筆摘略數千百字，以蠟蠟固之，付有司上之，實遺奏也。神宗得之，不勝悲涕累日。是時夏人雖入月城而未偪，左右以馬御之，舜舉以鞭揮擊，不肯上馬，少頃僵躪，人猶見之，李復上馬，將出門，失轡，或云面上中箭，在甕城內。然夜黑沸濤中，面上中箭，恐非敵人也。獨徐禧不知所歸，人無道者，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三五，頗符合，疑亦有之。

熙寧中，郎中趙誠自富順監代還，過鳳翔，自言一任二年，裁兩次杖罪。元豐中，河中人劉勃自南京軍巡官代還，自言一任，斷絞刑二百六十有奇、斬刑六十餘、釘咼二十七，此一院數也。紹聖二年冬，予至陝府，三年七月，裁斷絞刑一，是年冬移潭，在任二年半，凡五服相犯悉具，言之可傷，生所未見也！子殺父、父殺子各一；兄弟相殺、妻殺夫者數人。

士人舉止不可不慎也 —— 近見陝西一漕使，為當塗薦，終南太平宮道士張景先，既前席，與之並轎同塗，所在官吏迎送，漕使自轎中舉手揖，景先亦舉手。至咸陽，為一監官大詬，使人捽褫，波及漕使，竟無如之何，觀者快之。景先後主亳州太清宮，黃履守

亳，每走見，執弟子禮，內寢饋食再拜，問遺必百縑，憑陵郡官，狎飲無所不至。范彝叟來客，將贊名，儀石南一喏而退，觀者又快之。

王詵為侍禁，三班院差監修主第，語同事曰：「吾輩受寒熱修成，不知誰家廝居此？」既而選尚主，不逾年身居之，政與劉羲打銀、楊景宗擔土事同。[5]

黃巢入長安，苦王、李之難，僖宗再狩，近轂之民爭入攘寶貨，唯幽民取佛。至今雖民家充滿，或銅或漆，其工緻精采，非今人之作也。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，崇丈餘，精彩照人，旁視可畏，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，千人不能舉，每有軍事，則守臣致告。

唐宮城兩橫街，今西京內是也。大明宮太極殿，與宣政正衙相重，宣政後是第一橫街，直紫宸殿。紫宸後延英，後第二橫街，才是後殿。每朔望，宣政排仗，是日諸陵上食，故不御前殿，即自東西上閤門喚仗而入，謂之入閤。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，文德殿正衙與大慶殿排行，殿後即是橫街，仗入而無所屬，故未即喚仗。皇祐中，考求入門故事，謂之入門儀，以至策問貢士，久之不決。一日仁宗因閱長安圖，指內次第，翌日喻執政，始判然，初以謂入門，自是一儀也。

仁宗慶曆初，改錫慶院為太學，都下舉子稍稍居之，不過數十人，至暮出歸，不許宿，以火禁也。至嘉祐中，孫復、胡瑗領教事，乞弛太學火禁，準小三舘祕閣令，脫有不戒，願以身任之。自爾諸生方敢宿留，四方學者稍稍臻集，然熙寧之初，猶不上五百人，今乃千數人矣。

大禮：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，一等支賜。元符星變，自三省、樞密院皆乞罷。

唐制：五品階不著緋，三品不著紫。今叅知政事、宰臣皆著緋也。

司馬溫公云：「茶、墨正相反 —— 茶欲白，墨欲黑；茶欲新，墨欲陳；茶欲重，墨欲輕，如君子、小人不同。至如喜乾而惡濕，襲之以囊，水之以色，皆君子所好玩，則同也。」

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，比坐一朝士，素不識，聆其語，似齊人。坐間序揖。後酒到輒盡，時酒行無筭，盞空則酒來不食，頃畧已數盃，意似醺酣，玉汝獨念隣坐，不敢不告，因戒其少節片時，再坐將起，滿引任醉無害，今萬一為臺司所糾，朝士怫然云：

「同院是何言？賢不看殿上主人，奈何不喫，反不能堪？」因復曰：「殿上主人只為你一箇？」

祖宗朝，內臣出使，不得預職事，外事責軍令狀。

東水門外覺照院，元祐末，予緣幹適彼，與寺僧縱步道旁，指一壙云：「此陶穀墳也。」墓門洞開，其間無一物。因諷寺僧為揜覆。僧曰：「屢掩屢開，不可曉。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，爾後不復來。」陶為人輕檢，嘗指其頭曰：「必戴貂蟬。」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。

錢若水暇日在家，延一術士，戒閽者不得進客。既而門外喧爭，久之呼問，閽者曰：「有一秀才，欲請謁，辭以有客，不肯去。」因命之進，則刺字書云：「臨江軍進士王欽若。」既入，無冠，頭巾，皂衫黃帶，雀躍嘶聲而結喉，鄙狀可掬，錢意甚輕之。術士一見，不復顧錢，側坐向王，咨嗟不已。少頃王辭，術士不揖錢，褰衣從之，錢大駭，使人呼術者，詰之，乃曰：「斯人大富貴人也！名位壽考無不極，但無嗣，當以外姓為嗣。」既卒，眞廟俾其壻張環主祀[6]。

李舜舉在官省，言行有常，神宗嘗韙之。一日，謂曰：「爾養取一子服事。」舜舉敬唯之，夕又喻旨，唯如前。近年又喻旨，舜舉謝曰：「臣唯有一子，待與陛下監稅。」

張璞者，幽人。少屢盜，貝丘之役，應募坎窟得官。後為正使，帶親御器械、涇原鈐轄、知鎮戎軍。被重疾，忽叩頭，乞三年，葬畢死，未幾疾已，一日，脫殼如蟬，竟三年亦不葬，遂死。不歲餘，其子令發其墓，取金帶抵罪。世謂不葬之罪，最有徵驗。

王欽若罷相，出知杭州，人皆以詩送行，獨楊大年不作詩於上前，眞宗遣近侍諭旨作詩，大年竟不作。

錢明逸每宿戒，必詰其謁者曰：「是喫酒？是筵席？」筵席客無數，一巡酒，一味食也。喫酒客不過三五人，酒數斗，蓋盞一隻，青鹽數粒，席地而坐，終日不交一談，恐多酒氣也，不食，恐分酒地也。翌日問其旨否，往往不知，其志不在味也，終日傾注，無涓滴揮灑，始可謂之酒徒。其視揖讓飲酒，如牢獄中。

蘇舜欽、石延年輩，有名曰鬼飲、了飲、囚飲、鼈飲、鶴飲。鬼飲者，夜不以燒燭；了

飲者，飲次輓歌哭泣而飲；囚飲者，露頭圍坐；鼈飲者，以毛席自裹其身，伸頭出飲，畢復縮之；鶴飲者，一盃復登樹下再飲耳。

慈恩與含元殿正相直，其來以高宗每天陰則兩手心痛，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，因鍼而差，遂造寺建塔，欲朝坐相向耳。始置十層，後減為七層，所以盧照隣詩云：「十層碧瓦搖虛空，四十門開面面風。」夫高宗知母之誠篤哉！而報母之恩何其薄也！

同州北境良輔鎮，即唐魏鄭公莊[7]也。田邑極彫弊，不蔽風雨。嘉祐中，求唐賢之後，有道嚴者，中人驊然相率出城看夜叉，既至野次，見之如人形狀，正如圖畫，髮朱，皮如螺蚌，腰著豹皮褌，觀者略數千人。常以大樹庇身，累日乃不復見。又瀧州吳山縣漢高村，關中李氏所居，一日大雨，有物墮庭中，如馬臺狀，乃一皮幙頭也，垢膩寸餘，蛇蜴出入，臭聞十餘步。李氏子欲焚之，長老曰不可，然雷鳴不去，在屋上丈餘，觀者不少。衆觀之少間，黑雲如墨下庭中，遂失去。

元豐中，詩獄興，凡舘舍諸人與子瞻和詩，罔不及。其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，乃造語：「有一舉子與同里子弟相得甚懽。一日同里不出，詢其家，云近出外縣，久之復歸，詰其端，乃曰：『某不幸，典著賊贓，暫出回避。』一日舉子不出，同里者詢其家，乃曰：『昨日為府中追去。』未幾復出，詰其由，曰：『某不幸，和著賊詩！』」子瞻亦不能喜慍。

古畳，鳳翔府麟遊縣，每令長上事，必作招祓舞，其節奏與諸處不同。乃曰：「此唐九成宮，本山縣，無妓子，但止以手分書耳。」

堯之治曆象，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歐陽文忠公序唐曆志，以無補於人倫。

翁肅，閩人，守江洲。昏耄，代者至，既交割，猶居右席，代者不校也。罷起，轉身復將入州宅，代者攬衣止之曰：「這箇使不得！」

張安道晚年病目，家厚資，南京庫帑不迨也。常閉目使人運籌，一筭差，必能擿之。庫物精麤，分毫不謬。

嘗見呂相簡與一隣縣官託買酒，云：「今為親將至，專致錢一千，託沽酒。」又於後批：「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，納錢二百，煩雇一人擔來。」

吾家舊畜鏡，傳為楊妃故物，徑尺許，厚七分，背文精古，有銘，其畧曰：「粉壁交映，珠簾對看，潛窺聖淑，麗則常端。」聖淑字名少空，有並后之象。明皇八月五日生也，始置誕節千秋，藩鎮進鏡，若紫絲承露囊，此幾是耶？

郭詎，性善謔，攻詞曲，以選人入市易務，不數年，至中行。元祐初，釐校市易，復以為承議郎，親知每見之，必詰問所因，郭詞喫不能答，作《河傳詠甘草》以見意，云：「大官無悶剛被傍，人競來相問，又難為捷便敷陳，且祗將甘草論，樸消大戟並銀粉，疏風緊，甘草間相混，及至下來轉殺他人爾，甘草有一分。

在京朝官，四年磨勘，元無著令，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[8]，至今以為常格。

狄武襄，西河書佐也。逋罪入京，竄名赤籍，以三班差使殿侍，出為清澗城指使。种世衡知城，范文正帥鄜延，科閱軍書至夜分，從者皆休，唯狄不懈，呼之即至，每供事，兩手如玉，种以此異之，授以兵法，然又延之於范公，遂成名。

北人信誓，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。李允則[9]知雄州，欲展城無由，因作銀香爐，寘城北土地堂，一旦使人竊取之，遂大喧敎。蹤跡去來，辭連北疆，紛紜久之，因興工起築，今雄州城北是也。又建浮屠九層，躬率十緉，日修供具，不日成之。既而下瞰幽級，如指諸掌。

熙寧中，余知寧州襄樂縣，排架閣，以周祖廣順中平兗州，慕容彥超露布為祖，潭州架閣，以建隆四年求遺書詔為祖。

周世祖展汴京外郭，登朱雀門，使太祖走馬，以馬力盡處為城也。

郭祖受命討守真，駐師河中城下逾年。望氣言守真必破，城下有三天子氣，謂郭祖、柴世宗、太祖也。守真猶豫不決，使術者視家人，至子婦符氏，術者大咤曰：「母后相也！」守真曰：「吾婦乃爾，吾可知矣。」遂決。既嬰城，無砲材，頗患之，居一日，河水自上浮木千百，皆砲材也，守真大喜，以為受命之符。其後既破，郭祖以符氏納世宗，是為符后。

郭祖宿帥河中逾年，常登蒲坂以望城中，其蒲之民，為逆者固守，乃失言曰：「城開之

日，盡誅之幕府。」曰：「若然，恐愈固矣。」茆告之曰：「非守真者，餘皆免。」一日城開，乃即其地為普救寺。

太祖微時，多遊關中，雖甚窘乏，未嘗干投人，或周之，必擇而後納。有伯錢之餘，必有與人，人頗異之。長武城寺僧嚴者，常周之，往來無倦，陰異其骨氣，使工人貌之，今置神御，過者朝謁。其繪事本褐衫青巾，據地六博，後易靴袍矣。

建隆初，春宴，方就次，雨大作，樂舞失容，上色慍，范質乃言曰：「今歲二麥必倍收。」上喜動色，命滿泛，入夜方罷，莫不沾醉。

自唐末五代，每至傳禪，部下分擾剽刼，莫能禁止，謂之靖市，雖至王公，不免剽刼。太祖陳橋之變，即與衆誓約，不得驚動都人，入城之日，市不改肆，靈長之祐，良以此乎？

太祖北征，羣公祖道於芳林園。既授綏，承旨陶穀牽衣留戀，堅欲致拜，上再三避，穀曰：「且先受取兩拜，囘來難為揖酌也。」

太祖少親戎事，性樂藝文，即位未幾，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說書，至今講官銜，謂之崇政殿說書云。

太祖朝，進講為難，每遇疑義，必面加詰難，徃返久之，爾後累朝但端默諦聽，得有商確。仁宗尤所耽味，日昃不倦，每及祖宗彝訓及二典政實，必拱手上加肅敬。

神廟博涉多識，聞一該十，每發疑難，迥出衆人意表，故講官每以進講為難，退而相語曰：「今日又言行過也。」黃履見蘇子由，以手捫其腹曰：「予腹每趨講，未嘗不汗出也。」

太祖招軍格，不全取長人，要琵琶腿，車軸身，取多力。唐募軍有翹關負石之格，取其關，持其末，五舉為合格。

太祖射，使搦折弓弝，絶力斷弦，踏翻地面，射倒箭垛。

王德用射訣，鋪前腳，坐後腳，兩手要停，不湏高弝，裡絃外覷帖子。急拽，後手託弓

梢。劉昌祚云：「某把弓，萬事皆忘。」是亦不可分其志也。

祖宗征河東，皆自土門還師，駐驛真定潭園，有兩朝行宮，歲謹繕完器甲，所儲至二十四庫。累有旨批排，二年裁畢四庫而已。潭園方廣六里，有畸亭榭，皆王氏父子所輯。宮後八角大亭，乃耶律德光造羆之所也。

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，以儲金帛。親製庫銘，其略曰：「昔在前朝，獫狁孔熾，嗟予小子，其承厥志」云云，諸路分置都作院，河北設五都倉，講好髙麗，良以此也。然功未施而上賓，是天未欲燕薊之民歸中國乎？[10]

階級條，太祖制也。若曰一階一級，全歸狀事之儀[11]。至今樞司以匣蔵之也。

慶曆、康定以前，朝士不披毛涼衫，公服重戴而已。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。今則無問寒暑，雖六軍衛士，重戴披衫，與士大夫錯雜路衝無別。雖曰涼衫，實熱衫也。

杜常，昭憲太后之族子也。神宗聞（昭）憲之門有登甲科者，深喜之，有旨上殿。翌日喻執政曰：「杜常第四人及第，卻一雙鬼眼，可提舉農田水利。」太祖常謂陶穀一雙鬼眼。

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鎮跋扈，即位盡収諸鎮之兵，列之畿甸。節鎮惟置（知）州事，以時更代，至今百四十年，四方無吠犬之警，可謂不世之功矣。或云陳希夷之策。

《唐書》：「太宗在洛，登端門，見新進士綴行而出，喜曰：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！』」趙嘏詩云：「太宗皇帝真長策，賺得英雄盡白頭」。按太宗一朝五放榜，每榜一名，安得綴行之士？又武元衡遇盜之事，是時裴晉公同行，並轡趨朝，史載氈帽，雖傷不害，以馬逸得脫。考其時，乃六月下旬也。

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，嘉祐中，有詔重修，唯《唐書》卒業，所費緡錢十萬有奇。既進御，翌日，有旨《舊唐書》不得毀。久之，諭執政等云：「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為之？」魏公對曰：「修分作帝紀、表、志。」既退，相語曰：「亦應其文病也。」[12]

嘉祐末，余在太學，有傭書陳逵者，攜一子，方孩饑凍不可支，書亦不佳，或曰：「此陳彭年嫡孫也。其父彥博，守汀州，以贓敗，杖脊，流海島，遂至無賴。」時余方冠，

未知彭年之為人，獨念祖為執政，而孫已若是耶？既而見劉貢父，盡得彭（年）行事，所謂「九尾野狐」者，乃知天之報也不差。後逵困甚，與其弟歸發彭年冢，取金帶分貨抵罪云。

王君貺拜三司使，二十有七歲矣[13]，自爾居洛，起第，至八十歲[14]，位至宣徽二府。盡其財力，終身而宅不成，子舍早世，唯有一孫，與其姪居之，不能充，一隅未完亟壞。富鄭公亦起大第，無子[15]，族子紹定居之。紹定，本始姑蘇人富家，又無子。

范祥領制置解鹽，始抄法。初年課一百二十萬，末年一百六十五萬，以謂：「抄鹽法止此可矣。或征而多取之，則法不弊。是以一百六十五萬，不專為以抄請鹽，兼為飛錢耳。今以百年之多，移致池州，以為重載，易之為抄，則數幅紙耳。」於是禁絶鹽法，邊置折博務，張官置吏，買到錢充折斛斗，糶客得錢，不能置遠，必來買抄，是用邊糴不匱，抄法通行。逮至熙寧，邊事稍勤，用抄日增，元豐初年，賑饑亦用，自爾軍須國計，無所不資。商賈入京，價折於金部，歲出見錢三千萬貫，買抄以　　[16]，見錢不繼，抄法朘削，冶鹽水泠解池，遂失所利。原天時人事，符會如此，良可歎息。

有唐茶品，以陽羨[17]為上供，建溪北苑未著也。貞元中，常衮為建州刺史，始蒸焙而研之，謂研膏茶[18]。其後稍為餅樣，貫[19]其中，故謂之一串，陸羽所烹，惟是草茗爾。迨至本朝，建溪獨盛，採焙製作，前世所未有也。士大夫珍尚鑒別，亦過古先。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，始製為鳳團。後又為龍團。崧[20]貢不過四十餅，專擬上供，雖近臣之家，徒聞之而未嘗見也。天聖中又為小團，其品[21]迥加於大團，賜兩府，然止於一觔，唯上大齊宿，八人兩府，共賜小團一餅，縷之以金，八人折歸，以侈非常之賜。親知瞻玩，賡唱以詩，故歐陽永叔有《龍茶小録》[22]。或以大團問者，輒方刲寸，以供佛供仙、家廟，已而奉親並待客，享子弟之用。熙寧末，神宗有旨下[23]建州製密雲龍，其品又加於小團矣。然密雲之出，則二團少粗，以不能兩好也。予元祐中詳定殿試，是年秋為制舉，考第官各蒙賜三餅，然親知誅責，殆將不勝。宣仁一日嘆曰：「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，亦不要團茶，揀好茶喫了，生得甚好意智？」熙寧中，蘇子容使遼，姚麟為副。曰：「盍載些小團茶乎？」子容曰：「此乃上供之物，儔敢與北人？」未幾，有貴公子使遼，廣貯團茶，自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，非小團不貴也。彼以二團易蕃羅一疋，此以一羅酬四團，少不滿，則形言語。近有貴貂處邊，以大團為常供，密雲為好茶。

嘉祐末，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，乃蔡邕隸書《論語》，文無甚異，唯「求之歟。抑與之

歟」。

古今事有符合者 —— 韓信破齊歷下，田橫烹酈生，耿弇破（歷下），張步殺伏隆；曹丕甄后、周世宗符后；死諸葛走生仲達、死姚崇算生張說；張德輿捃裴晉公，與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；夏人殺楊挺，與孫臏斬龐涓皆同。

魏道嚴，唐魏鄭公裔孫也[24]。曾拜國子四門助教。熙寧末，予過其門，見道嚴年可六十許，語言成理，出鄭公畫像，乃近年筆，多為俗人書題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，乃曰：「為官員持去盡矣。」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數種，有免車牛狀，縣判云：「魏公，唐室勳賢，名傳青史，既是簪纓之後，難與百姓雷同，其車牛特免。」今之縣令敢爾乎？

凡自岷州趨宕州，沿水而行稍下，行夫山中[25]，入棧路或百十步，復出略崖嶮崟不可乘騎，必步至臨江寨，得白江至階州，湏七八日。其所經，皆使傳所不可行。宕之山水秀絶，天下無有也。臨江之上，一處當大山中，西望雪山，日晃如銀，其高無際，出衆山上，居人曰：「此雪山佛居也。有獅子，人常見之。」非西域雪山。是蜀所記無憂城，東北望隴山，積雪如玉也。

嘉祐初，仁宗寢疾，藥未驗。間召草澤，始用鍼自腦後刺入，鍼方出，開眼曰：「好惺惺。」翌日聖體良已自爾。以其穴目為惺惺穴，《鍼經》初無此名，或曰即風府也。

熙寧以前，凡郊祀，大駕還內，至朱雀門外，忽有緑衣人出道，蹯跚潦倒如醉狀，乘輿為之少抳。謂之天子避酒客。及門，兩扇遽闔，門內抗聲曰：「從南來者是何人？」門外應曰：「是趙家第幾朝天子。」又曰：「是也不是？」應曰：「是。」開門，乘輿乃進，謂之勘箭，此近司門符節之制，然踏襲鄙俗，至是果命罷之。

涇州東長武城在城灤，最為控扼要害之地。唐太宗親征薛舉，嘗駐蹕，門樓十二間，御榻在其下。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。北阻涇水，即高墌二城，樓堞堅完。

歷日，後宮宿相屬相聯，夲是一甲子，以真廟後年五十九，嫌於數窮，遂演之為一百二十歲，然竟以是年登遐。

前漢京師有太廟，曰原廟。顔師古以原為重，謂京城已有廟，而又立為重，至引原蠶之

原。大抵漢陵皆作原，京城在渭涘，故謂之原廟。

陶隱居不詳北藥，時有詆謬，多為唐人所質，人固有不知，無足恠也。

《新唐書》以淺水原懷中冢，為渾瑊平涼會明[26]所殺戰士歛死者。平涼離淺水原三百里，無容以數千人遷至三百里，謬甚矣。懷中冢乃太宗征薛舉戰士也，亦有馬處。是時天下勑建十昭仁寺，宜祿縣乃其一處，為其中當戰地也。蜀人吳縝有新書《糾繆》至十二卷。

《考工記》之文，可謂乆矣。或以為周公之文，然乎亦必三代之文，漢諸儒不及矣。

《禹貢》曰：「砥柱析城，至於王屋」，峽府三門是也。絶河流若巖墻，然鑿為三門，河經其中，東洋如小城狀，即析城也。禹廟在西潬，有寺。下望砥柱上百步，屹然中流，高數百丈尺。銘勒其上，但取稍平處，或險處互布，昌一峯之間，其字方可尺餘。魏公撰文。正字薛純，稷之子也。每欲印榻，伺天氣清明，先維舟砥下，下梯而陞上，數日不可竟。俯視洪流，足酸目眩，用是難得真本。元符中，大水懷三門，一夕寺廟皆失，略無子遺，銘亦失數十字。

遼歲使正旦生辰，馳至京，見畢，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，副使一千三百兩，中金也。南使至北帳殿前，見畢，亦密賜羊羓十枚，毗黎邦十頭。毗黎邦，大鼠也。彼中上供佛善麋物，如豬猏，若以一臠置十觔肉鼎，即時麋爛。臣下不敢畜，唯以賜南使。紹聖初，備員北使，亦蒙此賜。余得之，即縱諸田。遼傳大駭，亟求不見，乃曰：奈何以此縱之？唯上意禮厚南使，方有一枚。本國歲課，其方更無租徭，惟此採捕十數，以擬上供。一則以待南使也，如帳前問之，某等皆被責，今已四散収捕。」因辭以不殺，無用自爾，直至還界，無日不及之嗟惜也。其貴重如此。

劉綜知開封府。一日奏事畢，真廟延之，從容曰：「卿與中宮近屬，已擬卿差遣，當知否？」綜變色，作秦音，啟陛下：「臣本是河中府人，出於孤寒，不曾有親戚在宮中。」未幾，出知廬州。

顏師古註《前漢》，蹴踘以韋為之，中實以物，蹴踏為戲樂。若於氣毬中用物，如何勝踢？古人亦有謬作。

唐家二百八十餘年，河決二穀、洛城，歲為患。攘天津，浸宮闕，墊城郭不已。本朝無五年不河決，而穀洛之患殊稀。洛中耆舊言，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為祥害，自祥符至熙寧中，自福善坡以北，率被昏墊，公私蕩沒，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，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沈，水退，死者衆多，婦人簪珥皆失，多有脫腕之苦。城下惟福善坡不及，城外惟長夏門不及。洛中故有語云：「長夏門外有莊，福善坡頭有宅。」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，至此乃知水識不苟云。

唐印文如絲髮，今印文如筋。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麄，猶且歲易，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。

唐京省，入伏，假三日一開印。公卿近郭皆有園池。以至樊杜數十里間，泉石占勝，布滿川陸，至今基地尚在。省寺皆有山池曲江，各置船舫，以擬歲時遊賞。諸司唯司農寺山池為最，船惟戶部為最，所以文字鄙卻，舟御戶部船也。

建中、貞元間，藩鎮至京師，多於旗亭合樂。郭汾陽纏頭綵，率千匹，教坊梨園小兒所勞，各以千計。元豐中，劉伯壽謝事，後以議樂召至京城，已事得請，薄有霑賚，與唐沈、丁竦皆期望日閱於樊樓，凡京籍者率造焉。未幾，种諤自鄜延陳邊事到闕，一日期集於樊，服紫花織成袍，令束帶。劉、沈皆葛巾鶴氅，都人觀者頗塞。是日諤揮散亦數千人，神宗密令黃門窺之，既而諤辭，上舉貞元故事，勉以渾、郭功名。

希夷先生陳摶，後唐長興中進士也，既而棄科舉，之武當山。又止房陵九室洞林，丹乳鍊氣，年已七十餘，華陰葺雲臺廢觀居之。祖宗三廟皆召見，問以河東征伐，摶不答，師出果無功。居數年，見太宗曰：「今可以。」遂克。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，而今之本鎮，所補治道甚多，知人貴賤休咎，今有《人倫風鑑》行於世，後人集先生之言以為書也。

熙寧中，有一朝士，齊人，知定平縣。韓子華宣撫，經由，恠其縣印漫汗，因取觀之。宰公遽前曰：「此即錐故，非是本縣鑄造。」子華曰：「何為？」宰因陰指其題刻曰：「太平興國二年少府，以此知之。」子華顧幕府曰：「縣故正無有是也。」

本朝草聖少得人，知名者，蘇舜元。舜元之書，不迨舜欽，筆簡而意足。其子瀣，元豐中為江東提舉，上殿，神宗問：「頗収卿父書否？」對曰：「臣私家有之。」上曰：「可進來。」瀣退[27]，迫走親知，裒得數帖，上一閱，命內侍輩取之，乃舜元書也。上鑒之精妙類如此。

河中范鼎臣，潘佐外孫也，有才辯髙識，能道南朝故事。予之尊外祖母溫，楊涉之外孫也。予兄初遊學，溫夫人無恙，年八十餘，耳目聰明，日視針指。每道唐室故事，歷歷可聽。或見予兄服皂衫紗帽，謂曰：「汝為舉子，安得為此下人之服？當為白紵襴，繫裹織帶也。或命飲宴，燕則以琴自隨，此汝外祖出入體也，必有蒼頭負荷，今胡不然。脫或侵夜廂巡防衛至所居，頗如是乎？」予兄曰：「今不鎮了，已是幸事。」

李元則再守長沙，裁供備庫副使也。至今湖南兵政財用，農田學校，詢之莫非其事。湖湘之地，下田藝稻穀，髙田水力不及，一委之蓁莽。元則一日出，令曰：「將來並納粟米稈草。」湖湘之農夫以為患，且未知粟米稈草為何物也。或曰：「惟襄州有之，可搆致也。」湘民皆往襄州，每一斗一束至湘中，為錢一千，自爾誓以田藝粟。至今湖南無荒田，粟米妙天下焉。稈草，湖北就南湖致，粟米馬秣茭也。

嘉祐以前，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。熙寧以後，監司率禁，至屬官亦同。唯聖節一日許赴，州郡大排筵，於便寢別設留倡徒，用小樂，號呼達旦。或詠東野《三月晦》詩云：「共君今夜不湏睡，未到曉鐘猶是春。」又詠中秋詩云：「莫辭終夕有，動是隔年期。」[28]

趙韓王，兩京起第，外門皆柴荊，不設正寢，（闕）三間小廳，事堂中位七間左右，分子舍三間。南北各七位，與堂相差。每位東西廡鑿二井，後園亭榭制作雄麗，見之使人竦然。廳事有倚子一隻，樣制古樸，保坐分列，自韓王安排，至今不易。太祖幸洛，初見柴荊，既而觀堂筵，以及後圃，哂之曰：此老子終是不純。堂中猶有雷，時酒如膠漆，以水參之，芳烈倍常，飲之皆醉。初，河南府歲課，修內木植。或不前俾，有司督按，乃曰為趙普修宅買木所分。既而有旨，修趙普宅了上供。

長安啟夏門裏道東南亭子，今楊六郎園子。即退之所謂符讀書城南處也[29]。樊川花（闕）所居焦詠府竹園，皆韓公別業也。少東白序，都官撣金臺軍別業，老杜所詠處也。

王世則，長沙人，冠歲辭親，入南嶽讀書。其父遺之一千，居數年，還家寧親，既而出二千，封識如故，明年，狀元及第。

西京留臺李建中，博雅多藝，其子宗魯，善相人。一年春榜，之京師，命擇壻。行次任村逆旅，方就食，有丈夫荷布囊，從驅驢，亦就食於逆旅，宗魯一見，前揖寒溫，延之

共案。詢其所，自，曰：「今春不第，將還洛也。」宗魯不復之京師，與之同歸洛中。其父詰之，曰：「今既得貴壻，可復回矣。此人生不出選調，死封真王。」於是壻之，乃張堯封也，實生溫成皇后。天聖中，登進士第，終亳州軍事推官，後封清河郡王。

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為張存龍圖壻。張夫人賢惠，龐潁公帥太原，溫公從辟，是年三十餘，未有子。龐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，劉發之，張欣然莫逆，未幾得之。凡歲幾朝，溫公未嘗盼睞，龐劉知之，必以主母在嫌。一日，召張夫人賞花，溫公不出，食已具，是婢靚粧，就書院供茶。溫公怫然曰：「這下人，今日院君不在宅，爾出來此作甚麼？」明日，潁公幕府白：「司馬院丞，卻有祖風。」謂相如、卓氏也。縣君孫兆曰：「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，卻會鼈廝趯。」聞者大笑。

柳三變既以調忤仁廟，吏部不放改官，三變不能堪，詣政府，晏公曰：「賢俊作曲子麼？」三變曰：「秖如相公，亦作曲子。」公曰：「殊雖作曲子，不曾道『緑線慵拈伴伊坐』。」柳遂退。

唐笏短厚不屈，今徃徃見之，王欽臣所執是也。西京任諤所守，任圜笏也。賈種民所守，賈耽笏也。以其短厚，故可以擊人。今人之笏，雖有段秀實，亦無能為也。

房陵有獵人射雉，冠一境，矢無虛發。嘗遇猿，凡七十有餘發皆不中，猿乃舉手長揖而去，因棄弓矢，不復獵。

神宗自隸明川郡王即位[30]，熙寧初陞潁川為順昌，久知其軍謬，遂陞許州為潁昌府。

季布為河東太守，帝曰：「河東，吾股肱郡也。」即今之河中府，以言密隣王室，股肱相須。今人守太原，謝上表，皆引股肱，踈矣。嘉祐、治平間，有中官杜浙者，好與舉子同遊，學文談，不悉是非，然居楊州，凡答親舊書，若此事甚大，必曰「茲務孔洪」，如此甚多。蘇子瞻過維揚，蘇子容為守，杜在座，子容少怠，杜遽曰：「相公何故溘然？」其後子瞻與同會，問典客曰：「為誰？」對曰：「杜供奉。」子瞻曰：「今日直不敢睡，直是怕那溘然！」

貝丘之役，凡六十日而城下。田京為河北提刑，廨舍在貝州，方出城而難作，其室就乳，一家分散，區民家[31]，遺其乳子而去。事定還舊居，凝塵滿室，地上猶有被蓐，覺有物動，視之，乳子在焉。目精炯如，以口左右掠乳，収而鞠之。今河南李籲妻是也。有

子登高科，至今無恙。

《新唐書》最可哂，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，姦臣亦多矣，所載者才九人，可盡信乎？

汾陽王足掌有黑子，一日使渾咸寧洗足，咸寧捧玩久之，王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瑊也，足亦有之。」王使跣而視之，哂曰：「不迨吾！」謂渾中壽也。

或薦王迥於荊公，介甫唯唯，既而曰：「奈奇俊何？」客不喻，或哂曰：「此介甫諧也！」王迥，字子高，有遇仙事，六麼云：「奇倚俊，王家郎」也。[32]

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，金鉞雜詔數命，其二奉天詔也，一曰「今賜卿劒一口，上至天、下至泉，將軍裁之」；一曰「今賜卿筆一管，空名補牒一千紙，有立功將士可隨大小書給，不必中覆。如有急令，馬希倩奏來。朕今與卿訣矣」。鉞樂鐸無栢，金綵尚存。畫像少年袁生也。與蒲中（闕）水異侍立，綵抱胡須人，袁日，善射。郝將軍渾咸寧，少給事汾陽，未嘗憚勞。汾陽在軍中，咸寧席未下，夜中酒、溺器必溫。汾陽問之，對曰：向峽以請寢。汾陽念之曰：此可教也，遂授以兵法。

唐高祖武德初，鑄開通錢，仰篆隸八分體，十文重一兩，為開通元寶，亦曰開元通寶。背有眉，乃大復竇后指甲痕也。進樣時，悞以甲承之，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。今獨隸體錢行於世，八分與篆體錢，皆不復見矣。開元之識，已見武德年寶。

丞相領京兆，辟張先都官通判。一日張議事府中，再三未答，晏公作色，操楚語曰：「本為辟賢，會賢會道『無物似情濃』，今日卻來此事公事!」

陶隱居註《本草》：蒲萄，北人多肥健，諒食此物。卻不知有羊肉麵也。

張耆四十二男子，馮行已，兒息二十二人。或傳耆開窻直廄舍，先以馬合，縱婢隔觀之，從而為之罔，不成孕行已。每五更，以湯沃其下部，日出方罷，無他術。

仁宗廟，有侯傑者，踏弩六石，拜官。世謂侯之六石。元豐團教太保長卻，為陳留弩，踏六石者，不數也。七石以上，方著籍。弓平射一石七斗，為應格。建中靖國，予為定州，各散保州兵士，射三石七斗，取舍從容矣。循州如人五七斗者。

予嘗行瀧外百家鎮溫湯，即哥舒別業也。寺有小碣石，色藍者，大中十四年，崇信孫梁記著。

天祐元年，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貞牒。天祐十年，河東不稟朱梁正朔，所不得行，不為正統，朱梁系唐，史氏之識淺矣。

元祐末，宣仁聖烈太后上賓，遼人遣使弔祭。遼使回至滑州，死。刳其中央，以頭內孔中植其足，又取葉數百，披掐遍體，以疏別造轂車，方能行。次年春，予被差，報謝入蕃，見其轍路深尺餘，此蕃國貴人禮也。賤者則燔之以歸，耶律之羝尚矣。

李譯諫議知鳳翔，卒。有蝴蝶之祥，自殯所以至府宇，蔽映無下足處。府官尊卑，接武不相辯，揮拂不開，踐踏成泥，其大者如扇，喪行逾日方散，至今岐人能言之。

丁晉公南遷，過潭州雲山海會寺，供僧，致獼猴無數，滿山谷林木皆折，不可致詰也。

西域之蕃，處中國以至夏契丹交馳，罔不在鄰郭，今青唐是也。貨到，每十橐駝稅一，如是積六十年，寶貨不貲，唯真珠翡翠以櫃金玉，犀象埋之土中。元豐末年，官軍下青唐，皆為兵將所有，縣官十不一二。王瞻以馬駝真珠，每線長六尺，象犀輩為龐重，棄之不取也。中塗有旨搜檢，凡戰兵所挾，投之黃河。唯環慶一官，露兩袒，大語曰：「我殺人得之，有死而已！」吏不敢問。王瞻在房陵，賣金皆佛臂，脆金不精，土人不售。一日出一手，斷之納諸煎器，鼓橐久之，既出，金在掌而手完如故，瞻匠大駭，而至今呼瞻為歌利王。

彭汝礪，饒州人，治平狀元，熙寧中為江西運判，妻窅氏。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，卒於官。其妻養明宋氏有色，彭意欲納之，而方服未暇也。後十二年，竟如初志。宋氏有姿色，彭委順不暇，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，而彭不知。紹聖中，彭典九江，病革將逝，命索筆，人以為必有偈頌，乃曰：「宿世冤家，五年夫婦，從今而往，不打這鼓。」投筆而逝。

長安今府宇，即唐尚書省也。府院即吏部也。府録廳前石幢，即郎官題名石也。張長史書序，筆畫整楷，如張君作字，詭恆顛倒，不可名狀。至為楷法，整若軍陣，乃為能事之極，無所不可。

波唐善詞曲，始為楚州職官。胡知州楷差打蝗蟲，唐方少年負氣，不堪，其後作《蝗蟲三疊》，且曰「不是這下輩無禮，都緣是我自家遭逢」。楷大怒，科其帶禁軍隨行，坐贓三十年。至熙寧，魏公劄子特旨，改官辟充大名府簽判。作《霜飛葉》云「願早作歸來計」之語。介甫大怒，矢言曰：「誰教你！」及河大決曹村，凡豫事者，皆獲免，其惟唐衝替久之。王廣淵以鄉閭之素，辟渭州簽判，作《雨中花》云：「有誰念我如今霜鬢，遠赴邊堠。」廣淵聞之，亦怒責歌者。唐欝不自安，竟卒於官。先自曲初成，識者曰：「唐不歸矣。」以其有「身在碧雲西畔，情隨隴水東流」之語，已而果然。

元祐末，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[33]，皇城使張璪价焉。張頹齡老病[34]，樞府難其行，璪哀請。故事：死於北，朝廷恩數甚渥，北方一作「虜」[35]棺銀裝校三百兩。既行，璪飲冷食生無所[36]忌，昌齡戒之不納。既至遼境，益甚，昌齡頗患之，禁從者毋供，璪怒罵，不久果病[37]，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，一行人病之。既而三病三愈，竟安還[38]復命，登對進前，上面哂之，退語近臣曰：「張璪生還，奈何？」詣政堂，諸公大笑，昌齡曰[39]：「直被他害殺！每夜使人防視，若有箇好惡，只是自家不了。」至其家，婦孫睥睨，阿翁剗一作「貶眼」地[40]又卻來也。{」

文德殿祖廟，儀鸞司於蕭屏上，以皮條繫一牌，上刻「行室」二字，余曰：「天子正衙，而謂之行室？」社絃大卿回：「此有司之失也。」命作銜在所，同行曰本事見他社出自法云。凡自外詔京者，官既降，告付閤門劄萬，卒官必曰可依，條交割卒職。公事乘遞馬發來，赴闕子在都司，以此白宰相。凡州縣監司行遣文字，當著依條令劄坐聖旨，是（闕）口（闕）。猶曰依條，恐非也。宰執唯唯，即持指揮去。二字不期。歲久，復著所謂，官抑不如曹抑也。

韓魏公慶曆初，自副樞出知陽州，至使相，凡十四年。

《開元禮》不著凶禮，以為預凶事，凡朝廷大故，倉卒裁處，絶無所考據，柳子言之詳矣。唐定邊事三十年，國史無一字言之，以諱國惡；《傳燈録》不著二祖償償宿債，此皆切要，因緣俗學所諱。

熙寧中，蕭注上殿，神宗曰：「臣僚中孰貴？」注曰：「文彥博。」又問其次，曰：「王安石。」上曰：「何謂？」注曰：「牛形人，任重而道遠。」上面之既退，語近侍曰：「兼注衍。」

許相文節張公，嘉祐中長憲臺，言事無所避。一日神宗慰之曰：「卿孤寒，凡言照管。」公再拜對曰：「臣非孤寒，陛下乃孤寒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臣家有妻孥，外有親戚友，陛下惟中宮二人而已，豈非孤寒?」上罷入內，光憲覺上色不怡，進早膳躊躇，光憲啟問，上以公語道之。光憲揮灑，上亦隨睫，自爾立賢之意遂決。[41]

州東王文公寢疾，真廟屢訪醫者視之，仍不得輒歸。如是半年。一日王氏以訃聞，而醫者語人曰：「半年廝繫絆，與一服藥，且大家廝離。」

前輩雖介胄士，有執一不移之節。有裴鎮，崇班者，晉公之後，監華州赤水鎮酒。段少連領漕事，巡過督其職事，命去幞頭，既而曰：「且與幞頭，以待再求點檢。」裴曰：「此幞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，運判既命去之，不敢擅裹，須候朝廷指揮。」自爾露頭治事，凡出入見賓客，以至迎送，露頭穿執者三年。朝廷亦聞之，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幞，罰食，裴即日復冠，人方之貢禹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原書本處下接「劉伯壽」，惟馮繼業父名暉，見《宋史》卷253，疑似有脫文

↑ 《宋史》卷262 作「燁」

↑ 一本作「薄佐」

↑ 《石林詩話》：許昌西湖……宋莒公為守時，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……其詩所謂「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盡江湖極目天」者也。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，取其詩名之曰展江

↑ 《夢溪筆談》卷9：「劉美少時善鍛金。後貴顯，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，皆刻工名，其間多有美所造者。又楊景宗微時，常荷畚為丁晉公築第。後晉公敗，籍沒其家，以第賜景宗。二人者，方其微賤時，一造上方器，一為宰相築第，安敢自期身饗其用哉。」

↑ 考《宋史・仁宗紀》王欽若卒於天聖三年十一月戊申，眞宗崩已三年

↑ 原作「鄭魏公」，《滀水集・馮翊行記》：「至良輔鎮，有唐魏公祠，近村有魏姓，遺孫也」，下亦稱道嚴爲唐魏鄭公裔孫，故改

↑ 原作「熙寧中審官變行之」，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 卷208，九月，帝欲去官冗之患，注：「張舜民《浮休小史》云……」補改

↑ 原作「李元則」，李元則不見於史傳，考《宋史・李允則傳》及《隆平集》卷16，所記李允則事迹，與本節同，故改「元」爲「允」

↑ 原書「河北設五都倉」以下，另作一節，與「神宗於崇政殿設二十四庫」一節不相連，攷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330 十月壬申，注：「張舜民《小史》云……」及《羣書考索》後集卷64「元豐庫銘」條，俱是相連，故從兩書，闕字亦依二書補入

↑ 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乙集卷12：「太祖階級法，諸禁軍將校有帶遥郡者，許以客禮見，自餘一階一級，全歸伏事之義」

↑ 脫字據《永樂大典》卷10136 補。「亦應其文病也」原作「爾應其父病也」

↑ 案《王懿恪公拱辰傳》：「天聖八年，年十九，舉進士……至和元年，拜三司使」，故脫「使」字

↑ 案《王懿恪公拱辰傳》：「卒年七十四」

↑ 富弼有二子，案《邵氏聞見錄》卷9：「公既薨，司馬溫公、范忠宣公往弔之，公之子紹廷、紹京泣曰……」

↑ 原作「摧」，據《錢通》卷24 改

↑ 原作「昜羨」，據《能改齋漫錄》卷15 改

↑ 《能改齋漫錄》卷15 作「謂之膏茶」

↑ 據《能改齋漫錄》卷15 補

↑ 據《能改齋漫錄》卷15 補

↑ 《能改齋漫錄》卷15 作「其餅」，下同

↑ 案蔡襄作《茶録》，歐陽修爲其序而已。

↑ 據《能改齋漫錄》卷15 補

↑ 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279：「十一月辛酉，同州司士參軍魏道嚴自陳唐相鄭公元成後」，本書「同州良輔鎮」條，亦稱「有道嚴者」，故補「道」字

↑ 《蜀中廣記》 卷7：「行大山中」

↑ 疑作「會盟」

↑ 原作「澥元退」，攷《墨史》：「蘇澥，字浩然，武功人，度支郎中舜元之子」，衍「元」字

↑ 王禹偁《中秋月》「何處見清輝，登樓正午時，莫辭終夕看，動是隔年期，冷濕流螢草，光凝睡鶴枝，不禁鷄唱曉，輕別下天涯」，見《皇朝文鑑》卷22

↑ 韓愈《符讀書城南》，見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卷6

↑ 考《宋史·英宗紀》，嘉祐八年九月辛亥，以光國公仲鍼爲忠武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淮陽郡王，改名頊。治平元年六月己亥，以淮陽郡王頊爲潁王，此處應有譌脫

↑ 疑作「匿民家」

↑ 《事實類苑》卷65：公在政府，蜀人蘇軾往見公，公因問軾云：「近有人來薦王迥，其為人如何？學士相識否？」軾云：「為人奇俊。」公不諭軾意。後數日，公宴，出家

妓，有歌新曲六么者，公方悟軾之言，蓋歌有「奇俊王家郎」也云云

↑ 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 作「宇文昌齡報聘契丹」

↑ 據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補

↑ 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作「北虜」。

↑ 據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補

↑ 原作「不足果病」，據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 改

↑ 據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補

↑ 據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補

↑ 原作「阿翁剗地」，《永樂大典》卷10876作「阿翁貶眼地」。

↑ 考《東都事略》卷71 及《曲洧舊聞》卷一，卿孤寒等語，係仁宗與張昪語。熙寧十年張昪卒，謚康節。又嘉祐爲仁宗年號。故「文節」應改「康節」，而「神宗」則改作「仁宗」